

資治通鑑補正

寶笈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七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漢紀六十四 起建興九年盡建興十二年

後皇帝上之下

後學天台胡三省注

後學吳郡嚴衍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用

辛建興九年 魏太和五年 春二月吳主權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潘姨兄將琬為諸葛亮

長史 同出為姨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則當呼為 武陵太守衛旌奏潘遣密使與琬相聞欲

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濬而召旌還免官 吳衛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

什八九亶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無功誅 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 蜀置左右中

事著漢中 嚴更名平亮率諸軍伐魏圍祁山以木牛運 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

留府事也 嚴更名平亮率諸軍伐魏圍祁山以木牛運 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

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刺者

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轡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轡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

勞 時魏大司馬曹真病魏主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魏郃陵元侯

曹真卒真本姓秦其父曰伯南夙與武帝善興平末袁術部黨攻劫武帝武帝走入秦氏伯南開門納之寇問武帝

所在伯南云我是也遂遇害武帝思其功而哀真少孤乃變其姓收養與諸子同常從獵為虎所逐顧而射之應聲

而倒武帝甚壯之故每委以重任 魏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 魏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 上邽縣前

漢屬隴西郡後餘眾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雍屬扶風郡 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

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黔布禽也 事見十二卷 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

徵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圍城張郃曰彼

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

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有為之曰故尋者隨而躡其後既至又登山

掘營不冒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

當監王平於南圍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敵人無能當者使平自案中道向亮時懿所將雍涼勁軍三十

餘萬聲勢甚盛亮時在祁山軍皆十二更下在者八萬魏軍始陣番兵適交參佐咸以賊眾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

下兵一月以併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鵲望而計日雖臨

大敵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激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亮乃

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軍士無不一當十魏兵遂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級元鏜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還保

營時斬獲既多人皆賀亮亮然有感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虎狼一夫有死皆

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籍水出上邽當亭南山

魏主叡生子殷大赦魏散騎常侍王肅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

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

展其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

龍為納言猶今之尚書也以出納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

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前

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選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

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魏自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親

姓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周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伏維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

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

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

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一切之制一切之制一切之制

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皇極宅中之位人君居之結情紫閣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邶風北門之詩也植之意蓋謂君者天也天

可違乎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義與通同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

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膏沐也沐甘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如

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弁佩青紱

京室駙馬奉車都尉及騎都尉為三都尉皆漢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珥筆插筆也古

筆華蓋乘輿車上施之魏晉以下多以宗室外戚為之及出游幸祭祀治兵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

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

罔極之哀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

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

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齊大夫杞梁戰死于莒城其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鄒衍盡臣初信之以臣心況

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

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

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也光被時雍言帝克睦族之效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魏主叡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

而惡終也事使之然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

謹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

南琅瑯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事見十三卷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魏仲號叔文王之母弟文王咨于二號以成王業中慮周

成召畢之輔召公畢公周同姓也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

楊子之言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畔成王誅管叔

放蔡叔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相左右叔魚陷刑叔向贊國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於朝宣子問

其罪于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

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

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重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

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

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

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魏主但以優文答報而已

八月魏主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

有二載自文帝黃初元年至十二年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

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先是驃騎將軍李平嘗有書與丞相亮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本東

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膺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



遷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及亮攻祁山令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馬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喻以後主指言違糧不繼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佯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

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於帝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此又欲解以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

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救之曰救戒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東關謂江州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乎乎昔楚卿屢黜

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勸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

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

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李嚴字

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

震也 冬十月吳主權使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其揚州刺史王淩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阜陵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

為淮南郡晉志曰阜陵縣漢明帝時淩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陵縣在滁州全椒縣南布遣人告淩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騰布書請

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

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

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將步騎七百人往迎布布夜掩擊督將逃走死傷過半淩乞

之兄子也先是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方任方面之任也魏主叡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

二十餘年有勳方岳補註方謂方伯岳謂岳牧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魏主

從之既至體氣康彊乃慰勞遣還 是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江陽江州皆蜀地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魏博平敬侯華散卒敬與郗原當俱遊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

敵為龍頭原為龍尾興平中敵嘗與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舟敵頗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比及中途賊追甚急而此人墮井朗欲舍之而去敵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之寧可以急相棄耶卒共還出之而後別家素清貧所得祿賜俱周親友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受所賜沒入生口惟敵出而嫁之陳羣嘗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世說云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於蜡日常集子姪燕飲朗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華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或問今之君子於傳元元曰華太尉積德居順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曾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王建興十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春正月吳主權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關

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二月魏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魏主叡愛女淑卒痛悼之甚追諡平原

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魏主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

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況未期月而以成人禮送

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此

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哀避哀者謂五行之氣有旺有衰徙舍以避

也或言欲以便移殿舍謂欲繕修宮室故出幸許以便移徙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

城西宮水經注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且吉士賢人猶不

妄徙其家以實鄉邑使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

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魏主皆不聽三月癸酉行東巡初虞翻性



疏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故張紘與孔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實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

損既而吳主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至是

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翻聞之以為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

去人財以求馬去猶棄也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公不報為愛憎所白讒佞之人有私愛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復

徙蒼梧猛陵猛陵縣屬蒼梧郡劉昫曰唐梧州孟陵縣藤州博津縣鬱州南平武陵清建三縣皆漢猛陵縣地夏四月壬寅魏主叡如許昌五月魏主叡子殷

卒秋七月魏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月魏主叡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公孫淵陰貳心數與

吳通魏主叡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渡遼水散騎常侍將

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光武報竇融書曰吾與爾非相吞之國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為不侵不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

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計孝謂每歲上計及舉孝廉也考計及舉孝廉也不乏職貢

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魏主不聽豫等往皆無

功詔令罷軍豫以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道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

山登漢武之觀賀等還至成山班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漢省不夜縣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豫

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權聞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

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

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及長無書不讀有老子論語國語訓註行於世而尤邃於易翻嘗以示孔融融答書曰聞延陵

之理樂親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翻之徙交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慮

其所著久或湮沒上奏於吳主曰臣高祖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成祖父鳳

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

閭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書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輒悉改定以就其正謹上其副又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讀易者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爽諸爽之別名也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諸若乃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頗多所注顧命康王執瑁瑁音昌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較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兆潁為濯潁音漬以為潁衣成事兆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潁面謂之潁衣古篆卯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字訓言天子剖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凡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翻之放棄南方也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當與弟書云長子容當為娶婦遂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之草無根醴泉無源魏田豫之督青州兵討公孫淵也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平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魏主寶愛明珠乃密上言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金珠皆放散藏匿不以納官由是功不見錄十一月庚寅魏陳思王植卒植每欲求見冀一試用而終不可得遂悵然絕望時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卒年四十一十二月魏主叡還許昌宮魏侍中劉曄為魏主叡所親重魏主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魏主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謂言蜀之可伐與不可伐皆勝負之形可以動人之聽中領軍楊暨魏主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魏主論伐蜀事暨切諫魏主曰卿

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魏主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

質也詔召曄至魏主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魏主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

文曰寐而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魏主謝之曄見出

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煩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

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魏主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

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魏主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

為大鴻臚以憂死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曰魏室即昨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

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晉傅元著書號傅子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

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曄嘗諧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魏主意果

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摘羣臣細過以求媚於魏主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

以罰當闕不依詔坐判問續漢志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勅御史右丞主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奏實漢儀曰左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魏晉之制左丞主

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絹布刑獄兵器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罰罪罰也闕白也言有罪罰當闕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罰也析也問責問也剖析其事而責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廉昭意欲并奏令僕坐之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處重者養重也自處於重而一置人言於

不辨有似於恭者矯不取也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

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

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

不才之望漢紀六十四

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後父子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將遂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得自盡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

為治之本在於任賢事之治不治乃其末也

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

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若客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宣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

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定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斯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賈嘉辟廷

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

裴松之曰樂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帝第五弟名通為司隸

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而有司默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

古陛下自不替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源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究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

考其終始必以違眾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骨為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耶誠顧道理而

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恕在朝八年其議論允直皆此類也魏主嘗卒至尚書門陳

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魏主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

下宜還魏主慙回車而反魏主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 吳陸遜

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

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魏廬江郡治陽泉縣續漢志陽泉縣有陽泉湖故陽泉鄉也雲帝封黃琬為侯國水經注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

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入決水謂之陽泉口 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合肥歲有吳師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二

百餘里 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

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移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犄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

弱以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改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矣濟言望風移成吳必切略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 魏主

未徵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說道也故能而示之以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

者敵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

為策長趙咨蓋必黃初初自吳使於魏者也文帝重其辯給遂臣於魏 詔遂報聽

癸丑建興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 春正月甲申魏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魏主叡如摩陂觀龍因改元曰青龍 公孫淵

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綽晉志王國置郎中令未封王爵置之也 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為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

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

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送護舒綽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

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

資公廟監甫正 卷三 漢紀六十四



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常恐失計失計為不能客昭而殺之也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

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帝建興十二年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

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夏五月戊寅魏北海王

粲卒 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魏洛陽宮鞠室災鞠室者畫地為城以就鞠因以名室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

深結和親步度根保塞見七十卷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陁北陁北陁嶺之北也唐代州屬門縣有東陁關西陁山魏并州刺史畢軌執輒出軍以外威

比能內鎮步度根魏主叡省表曰步度根已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

軌執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靈帝末光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自陁嶺以北並棄之故以句注為塞比詔書到軌

已進軍屯陰館應劭曰句注山名在雁門陰館縣杜佑曰句注山即雁門縣西陁嶺遺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

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陰館樓煩二縣漢皆屬雁門郡二將敗沒步度根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泄歸泥狀羅韓之子與軻

比能合寇邊魏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將其步眾陟步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

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於魏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

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卻謂稱臣以誘吳使同前既又斬其使以卻之也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

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事見六十五卷獻帝建安

十三年敗備西陵事見六十九卷禽羽荊州事見六十八卷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

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

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得遠征必致聞關咸至而憂海之無及若使大事時

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之眾與馬謂權所以遠惜遼東而不忍棄絕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

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安帝欲御樓船辭廣德請勿頸以血染車事見二十八卷永光元年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



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鉞鉞鋒者十分奈之重言其輕也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

其方土寒峭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驚駭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

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如又洪流混濊混濊水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

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育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滲染流腫者為毒氣

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

身側息謂傾身而卧側鼻而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開隙

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忽以改規激

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輒音教用與戰同且

沓者去淵道里尚遠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又據陳壽志魏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為新沓縣是即沓渚之民也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

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

眾之日唇齒相濟此慮魏乘吳伐遼之問而南侵也若實才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送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閒而起

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牙之時改正盤牙通鑑原文作盤至今從瑁本傳改正謂如犬牙之交錯也率須

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

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今山桀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罷六師潛

神默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瑁之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

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倚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

收導其子 吳主權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亦不

出吳主使人滅火往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初張彌許晏等至襄

平襄平縣遼東郡治所淵所都也公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人眾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驄等及吏兵六十人置

元莧漢武帝開元莧即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元莧在遼東北二百里此非元莧郡舊治也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

飲食積四十許旦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其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

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

夜發其日中時為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旦羣德驄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瘡著鄒不及輩旅德常扶

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其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

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諉於是推旦羣使前德獨留守羣採

菜果食之旦羣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千里位宮漢高句麗王宮之曾孫也句麗有相加對廬沛者

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鵲鷄皮十具郭璞注山海經曰鵲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闕敵死乃止○鵲音調曷二聲旦等見吳主悲喜不

能自勝吳主狀之皆拜校尉 是歲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合肥新城也以其達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大船向岸船以自船而下也魏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邀一切之功雖不敢至

必當上岸擢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擢兵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

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庾隆都督張翼水經註寧州建甯縣故庾隆都督也翼速歸即罪其人謂曰

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其人謂曰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

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威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

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威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

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威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

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威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

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曹斬之忠為人寬厚有度量但恢惆又音調太笑念也

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

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流馬

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

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徑中二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

五分廣一寸前孔分墨去前脚孔分墨三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

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起去後孔分墨四寸五

分前孔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孔與等板方寬二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

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孔去下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尺一寸五分廣七分八

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脚孔長二尺一寸廣二寸五分

厚一寸四分同孔耳剛正建興九年亮圖祁山以木牛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黃承

運米至此以流馬運糧本傳于此處不言木牛故去之

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嘗自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即娶之鄉里為之語曰莫

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及入門女果有異能人言木牛流馬皆其所創制也

江炎烈是謂大金之元精乃命人於成都取水水至元言雜浩水不可用取水者擇言不雜元以刀劃水云雜八升

取水者方叩頭伏云實於涪津渡覆遂以治水八升益之咸共驚服乃成以竹筒納鐵滿中舉刀劃之應手虛落稱

絕當世因日神刀

甲寅建興十二年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春二月丞相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三月庚寅魏山陽公

卒自禪位至卒十有魏主叡素服發喪散騎常侍王肅上疏言當追尊帝號乃謚曰漢孝獻皇帝

冠所減所己酉魏大赦夏四月魏大疫魏崇華殿災是歲復修改崇華曰九龍殿引穀水過九丞相諸葛亮至郿

軍於渭水之南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

水經註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過其北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